

初阳台，那么美

□ 何 霆（浙江杭州，设计师）

春依然来了，忽然很有兴致去一下葛岭初阳台。

今年特殊，因为疫情。戴上口罩下了楼，开车到葛岭脚下，便上了山。虽是周末，人却不多。山中已能感受江南特有的春的温润。

走在我前面的是一对父子。父亲很是温和耐心，一路和十几岁的儿子说着话。忽然听到儿子在问父亲：“爸爸，病毒是从哪里来的，它最终会怎么样？”父亲没有直接回答，反问：“儿子，你觉得人是从哪里来的，又会到哪里去？”

儿子想了一下答：“好像有很多种答案，我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是对的。”

“关于探求事理极限的问题，研究问题本身比寻求答案更有意义。”父亲答道。

儿子似懂非懂点了点头。

听着父子的对话，行走在葛岭之中，自然想起了奇人葛洪。葛洪是晋代道家名士，亦是我国古代著名医学家。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，亦即我们现今所说的急性传染病，古时人们管它叫“天刑”，认为是天降灾祸，是鬼神作怪。葛洪却认为，急病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所致。如今我们知道，急性传染病是原虫、细菌、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引起的。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。1600多年前还没有显微镜，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。葛洪能够排除迷信，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，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葛洪著作《肘后备急方》中，收集了大量救急

用的方子，这都是他在行医、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，是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，为普通百姓也能用得起的药。由此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、药物难找、价钱昂贵的弊病。

许是在山上的缘故，抑或是很久没有出门。到了初阳台，感觉阳光出奇地好。据说，每逢农历十月初一，登初阳台可观日月并升之奇景。现在虽是春天，依然想起了南宋诗人董嗣果《初阳台》中的名句“日光光华含吐异，云萍踪迹往来空”。

少时至今，初阳台上观景，已不下百次。初阳台为无数杭州人见证了古城的沧桑巨变。虽在抗“疫”之际，我感觉，杭州，依然那么美。



回想十七年前

□ 张锦渭（上海，摄影师）

当年抗击非典的北京小汤山医院重新启用。宅在家里的我，翻翻相册，17年前拍摄的照片，又一次展现眼前。

2003年4月3日下午，我乘坐14次特快去北京。途中得知广州、北京的非典已有扩散，上海也已采取措施做好预防工作。

第二天返沪后，看到上海地区铁路各部门已行动起来。上海列车段防疫人员对停放的上海至广州的99/100次，上海至北京的13/14次及1462/1461次列车进行消毒。接着我身背相机来到旅客进出集中的公共场所上海站。发现在车站南进口大厅已安装检测设备。

当时女儿和同事都告诉我：“你不要

去冒险，万一传染到怎么办。”当时，还没人去车站采访、拍照。作为党员，作为摄影师，我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去记录。

当来到铁路行车公寓时，这里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打扫和消毒。因这里住宿的，是来自全国各局到沪的列车乘务员和机车司机，每天进出的人数达1000多人次。广州是发生非典的重灾区。当走进上海开往广州的99次车厢时，三组列车长介绍说列车上已配备应急包。列车开车前，乘务员还对卧铺房间、厕所、走廊进行消毒。开车后，用广播对旅客进行通风、个人卫生宣传。上海开往北京的1462次是逢站必停的绿皮车，旅客上下频繁。上海站放客前，

列车长对立岗的列车员进行测温。医务人员身背药箱，在车厢内给旅客测温和了解情况。在站台上，志愿者从到沪列车员处了解车内旅客情况，进行登记，防疫人员对站台上的行包进行消毒。行李房职工将防非药品装上14次特快列车，支援北京。

5月21日，由广州开往上海K48次列车上，一名列车员确诊为上海第8例非典患者。为检查诊断收治他，与其接触的铁路12名医务人员，车站两名职工，全部在上西大酒店隔离14天，直到6月5日结束，我还给他们拍了一张合影。回看昔年，再看今朝，相信这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，我们也要挺过去，走向胜利！

